

· 孟繁华文集 ·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现场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孟繁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孟繁华文集 ·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现场

M E N G F A N H U A W E N J I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文学论稿之文学现场/孟繁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孟繁华文集)

ISBN 978-7-02-012460-2

I. ①新…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9478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插页3

版 次 2018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60-2

定 价 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简短的前记

这三卷本的《新世纪文学论稿》，是我研究、评论 21 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现状的部分文章。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并尽可能比较快地写出评论文章表达我的看法。21 世纪的中国文学处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文化背景上：一方面，百年来的现代白话文学为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使这个时段的文学一开始就处在相当高的水准上，复杂而丰富；一方面，由于来自多种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冲击，百年来成熟的现代白话文学也必然在绚丽的时刻开始凋零。这个凋零与文学创作真实的状况没有关系。与之相关的是，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学形式必然要为新的形式所取代。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对新世纪文学的评价毁誉参半。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日本著名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文版序言中说的话：“我写作此书是在 1970 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因为人们几乎不再对文学抱以特别的关切。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我想中国也是一样吧：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此而担忧，我觉得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文学的存在根据将受到质疑，同时文学也会展示出其固有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文学在中国回到了它确切的位置。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与我现在所在的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和《文学争鸣》杂志社有关。2005 年我们在沈阳

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了“新世纪文学与文学的新世纪”学术研讨会，“新世纪文学”被正式命名，近年来这一研究已成“显学”或热点。当我们在一个时代的文学难以命名的时候，时间的概念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此前，我曾陆续出版过《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坚韧的叙事》《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等论文集。这次，我将自己多年研究、评论新世纪文学的文章系统地整理出来，使其分别集中在“文学现场”“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三个主题上。这样会更便于读者以及同行了解我对新世纪文学的基本看法。对新世纪文学的认识和心情，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那样：“新世纪文学”在不同的议论中悠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历史，十多年的历史发生了什么？相信会有不同的叙述。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十多年的时间之光，照亮了我们此前未曾发现或意识到的许多问题，当然也逐渐地照亮了“新世纪文学”自身。从最初的对“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质疑，逐渐转化为对当下文学，也可以理解为对近些年来文学价值认知的讨论，这是时间之光照亮的一部分问题。无论持有怎样的观点，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新世纪文学”需要做出价值认知的判断。但目前讨论因各种因素的制约，所达到的水准还不高，还仅仅限于情感态度和立场方面。但是，透过这些表面或感性的表达，其背后隐含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是我们对“回到确切位置”的文学现实如何认识、对文学的未来是否还怀有期待？我耐心地观望考察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介书生，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对当下文学的疑虑或焦虑，隐含了对文学“轰动”或“突变”还怀有期待，换句话说，就是对那种石破天惊式的文学革命的震撼性还怀有期待。每次文学革命都引发了审美地震，也一次次地将文学推向了社会历史的前台。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文学的“轰动效应”已被宣布失去，当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业已完成之后，文学革命的道路基本终结。文学未来的路开始处于不明或彻底的开放，这种景况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判断。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并没有完成“最

后的定型”，一切还处于“不确定性”之中。文学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表意形式，不同的文学观念和声音，一定会有助于或影响它的最后定型。

我感谢《文艺报》《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以及其他专业学术刊物多年来对我的友情和支持，这些文章大多是通过这些刊物发表的；感谢陈晓明、程光炜、陈福民、贺绍俊、张清华等身处学院的朋友；感谢李敬泽、阎晶明、吴义勤、施战军、何向阳等批评界的朋友。多年的交流和友谊，使我在这个红尘滚滚的时代倍感温暖不再孤单。

自序

1978年初中毕业十年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入学后,给我们78级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一口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出生于1910年的林先生,1978年已经68岁了。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手里举着一支粉笔便走向讲台。林先生讲的是亚述学。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而“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除了我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

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是名系。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都在那里任教。1982年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任教,从那时起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专业教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院校差别很大,教师基本是组织教学,聘请国内各学科造诣较高的学者做主讲教师,本校教师做的应该是

教辅一类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本学科最好的老师。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刘锡庆教授等,就是我在电大组织课程时开始接触的。在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课程时,也就是1983—1984年期间,我也有机会先后见到了晓雪、流沙河、周克芹、刘宾雁、刘绍棠、李国文、张弦、李准、叶文玲、汤吉夫、路遥、雷抒雁、张抗抗等著名作家,这些当然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另外一种有趣和更加直观的感受。

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然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谢先生以“批评家周末”的沙龙形式教学,既是上课也是讨论。洪子诚老师以及陈晓明、王宁、韩毓海、旷新年等学者,都参加过这个沙龙。这个沙龙坚持了十年,在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谢先生被称为北大民主的象征,科学的象征是严家炎先生。谢先生民主、宽容,但做起事来极为认真。他除了组织学生上课讨论之外,还先后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或书系多种,有的大型书系我以“跑龙套”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组织工作。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到北大学习,使我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学术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客观地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北大开始的,或者说,是老师谢冕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是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研究条件、学术气氛和研究水准在国内都堪称一流。我的主要学术著作和文章,大都是在文学所完成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所。

张炯、樊骏、杜书瀛、陈骏涛、董乃斌、赵园等学术前辈,既是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榜样;汪晖、陈晓明、蒋寅、许明、吕微、李洁非、陈福民、靳大成、彭亚非等同事风华正茂,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抱负,都曾深刻地影响着我。

后来,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

研究所所长,工作至今。沈阳师范大学不是名校,但它是一所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大学。学校给我的学术空间和特别支持,我深怀感激。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议论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受到“歧视”的学科。任何人都可以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只因为它“没有学问”。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是否“有学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对研究对象的见识和见解。不是说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有学问,研究当下的就没有学问。事实上,研究与历史有关的学科,也一定要与当下建立联系。这就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理论、问题、知识等,都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历史的阐释和处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上游”学科的知识、没有西方的理论和创作知识,想做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显然有偏见,是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缺乏了解的表现。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学科更重要,而是说,客观地看待一个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可以使我们少犯或者不犯常识性的无聊错误。

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神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候,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

以上是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教学和批评工作的简单履历,无甚新意。

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接受出版这套文集。尤其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她的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她的工作避免了

文集中的一些问题。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我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正是因为他们,红尘滚滚的人间才如此可爱,枯燥的学术活动才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和从事。

2016年9月22日于北京寓所

目 录

简短的前记	1
长篇小说阅读笔记	
——2001 年的长篇小说片段	1
2003 年长篇小说阅读笔记	14
犹疑不决的批评	
——2003 年中篇小说片段	28
这个时代的文学景观	
——2004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35
经典终结时代的成熟文学	
——2005 年中篇小说阅读印象	38
文化消费时代的镜中之像	
——2005 年的长篇小说片段	43
红尘不能淹没的文学	
——2006 年上半年的长篇小说	55
在“守成”和边缘洞穿世事	
——评 2006 年中篇小说片段	68
文学的多样性与传统的复兴	
——2007 年的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76
三个场景或十个故事	
——2007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82

疲惫的书写坚韧的叙事

- 2008 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92

文学的速度与作家的情感要求

- 2008 年的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111

历史、现实与多元现代性

- 2009 年长篇小说阅读 122

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

- 2009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140

在不确定性中的坚持与寻找

- 2010 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159

这个文体还是让人如此着迷

- 2010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177

2011: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189

2011:长篇小说的青春书写 201

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

- 2011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215

没有潮流的文学年代

- 2012 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233

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文学

- 2012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249

大变动的时代与短篇小说的面孔

- 2012 年短篇小说现场片段 264

新文明的建构与长篇小说的整体转型

- 2013 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276

文学人物走过的历史

- 2013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 291

城市梦或“围城”悖论

——2013 年短篇小说现场片段 304

无须命名的文学年代

——2014 年长篇小说现场片段 312

短篇小说与我们的文学理想

——2014 年短篇小说现场片段 341

短篇小说中的“情义”危机

——2015 短篇小说情感讲述的同一性 348

在现实与不那么现实之间

——2015 年中篇小说选评 365

面对我们时代的“难题”

——2015 年的长篇小说 379

长篇小说阅读笔记

——2001 年的长篇小说片段

近年来,传媒的发达和各种驱动力量,使长篇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机会与可能。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不要说全部阅读,就是阅读其中的一部分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我来说,“奉命阅读”就成了了解长篇小说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不得不承认,从总体状况而言,长篇小说的发展是惊人的,这不只是指数量,同时也是指它的质量和可读性。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在我阅读的这些长篇小说中,尚未发现符合内心期待的、具有大气象或撼动人心的大作品。不过,在鱼龙混杂的文学时代,能够读到这样一些作品,已经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了。

一、魔幻都市与病中情人

现代都市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或者说,现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都市化的过程。但是,现代都市从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巨大悖论:一方面,都市文明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方便,明确的地理交通图、无所不有的超级商场、超市、银行、酒店、咖啡馆、影院剧场,象征全球化的麦当劳、肯德基,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等等,对知识分子来说,还有许多他们热爱的言辞的倾听者,这些场所吞吐着巨大的人流,仿佛在向每一个人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都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不仅“城市的他者”——那些成千上万涌向城市的“外省人”,幻灭了他们试图在城市兑现想象中的

万花筒般的生活,就是生活了几代的城里人,他们自以为熟悉了自己的城市,事实上,那仅仅是小市民的一种徒有其表的虚假炫耀。其实,现代都市已经用自己的隐形之手,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又不在把握之中的庞然大物。

赵凝的小说,虽然我们还很难将其明确地指认为“都市文学”,但就目前我所看到的她的作品而言,基本是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在她的这些小说中,她构造了一个我们隐约感觉到了但又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某些方面:城市就像是一个魔幻世界,随时会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那是可以半夜三点突发奇想地从北京到天津去看朋友,然后死于非命的疯狂女孩;那是老来不合、出走不能,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的孤独父亲;或者是结婚离婚、离婚再结婚无所适从的体制外女人;或者是久驻于虚拟的电子世界然后丧失了现实感觉的“发烧者”或“电脑寡妇”……在赵凝的小说中,似乎每个人都丧失了心理地图,他们茫然无措又疯狂奔走,没有方位更无目标。因此,赵凝的小说所书写的是魔幻城市里患了心理疾病的“病中情人”。

长篇小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集中书写了一个被命名为“莫铭”的女大学生隐秘危机的心理路程。对于这个人物来说,她的危机和焦虑不是来自身份或生存,也不是来自金钱或权力的欲望。对于莫铭来说,她是一个在校的热门专业的大学生,是一个被家庭殷切关注又寄予厚望的宠儿,是纯情男子或已婚男人追逐的目标……但优越的外部环境并没有为她的生活带来快乐。莫铭几乎永远处在一种不安和动荡之中。一种莫名的躁动像血液一样搅乱了她内在和外在的生活。她曾和几个男人谈情做爱,做爱是她唯一的激情来源,也是获得自我确证的唯一方式,因此做爱超越了其本身的诉求。她既需要她的情人又时常感到厌倦。需要时她可以不向学校请假然后借钱乘车去情人出差的城市;厌倦他们时,就像厌倦她的专业和家庭无聊的气氛。最终莫铭仍然是一个城市生活的失败者或者失意者。

事实上,围绕在莫铭身边的男人女人,他们共同的命运和莫铭相

差无几。大学生张氢、留守男士老普、母亲看好的“准出国女婿”肖晓、离职的胡言、来路不明的东哲以及莫铭的同学林隐、小史、姐姐，这些生活在魔幻般城市的人们，几乎都在病中。他们因不同的原因或者抑郁、放荡、说谎、神经质等等。不正常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这就是赵凝为我们揭开的城市最隐秘的角落。

从现代文学发生的时代起，对于城市的批判就没有终止。那时，是一些自称“乡下人”的作家，因对城市的冷漠而有意在想象中夸大了乡村的诗意，一种怀旧的情绪是他们城市批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对于赵凝或莫铭而言，他们无旧可怀。因此，在赵凝小说中所隐含的城市批判就比现代文学史上批判城市的作品要复杂得多。在我看来，赵凝是否用语言的方式放大了她痛苦的城市生活体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生活处境中，一方面是仿佛空气中都充满了欲望，每个人似乎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一方面，东方第三世界原有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又无处不在。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使每一个都进入了一种无物之阵，想决斗都找不到对手。这是今天城市生活无可超越的宿命，莫铭的绝望也正是由这种特殊的历史处境决定的。

我还注意到，在《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中，有大量的幻觉描写。这些幻觉与我们常见的传说、迷信无关。这些幻觉在莫铭的神经系统里已经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现实/虚幻彼此不分的情景，真实地揭示了现代城市生活虚妄的一面，它无情地粉碎了关于“现代”的种种神话。或者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城市生活既有福音又有“妖魔”。妖艳无比的城市由突发事件构成的戏剧化场景，无言地告知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把握之中，我们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隐形之手控制着，然而我们无能为力。

但是，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又深深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为赵凝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语言能力所吸引，她的小说每个句子都如盛开的花朵，灿烂而逼人。她所揭示的当代城市生活场景让我们感到熟悉而又陌生，这是小说的力量；与此相关的是，语言的力量深入人心，那么，赵凝所描述的一切，是否也放大了我们城市生活的绝

望体验呢？当现代主义的反抗已被证明为虚妄，先锋的“实验”已经“过气”之后，那么，“新生代”所能提供给我们的，难道仅仅是无望、无奈的随波逐流和比比皆是的城市病人吗？显然，我们对这一代才华横溢的作家所期待的，远远要多。

二、矛盾的阅读

留学生文学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大概有台湾作家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80年代去美国留学的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极其鲜明地呈现出了留学生文学的“代际”距离。他们表现出的不同体验和情感，我们几乎很难找出其间的承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不认同关于现代性的“断裂”解释。

在於梨华那里，那种“无根”感几乎是切入骨髓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可以提炼出一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书中牟天磊的经验，也是我的，也是其他许许多多年轻人。他的‘无根’的感觉，更是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同感受的”。到了查建英那里，留美学生“我”开始产生了矛盾，她仿佛处于两个世界的边缘：美国不属于她，尽管她生日那天她可以得到一辆白色的汽车，而在国内，过生日时父亲只是揪了揪她的小辫子。但她仍然有一种放不下又说不清的，不能释怀的东西缠绕着她。她没有目的地回来寻找她想要的那个东西，结果还是大失所望。于是她不知道是应该留在美国还是应该留在中国。也正是这一矛盾心态的表达，使查建英的小说在那一时代的留学生文学中格外引人瞩目。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洋插队”进行疯狂叙事的留学生“文学”，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面孔。它以夸张、张扬的方式所表达的弱势文化心态，以及在迟到的中国市场上捷足先登式的“趁火打劫”，使这些文本永远地休止于文学的门槛之外。那是特殊时期产生的扭曲了的所谓的“留学生文学”。